



# 摇落的风情

第一奇书

《金瓶梅》  
绎解

卜  
键／著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

# 摇落的风情

第一奇书

《金瓶梅》  
绎解



卜  
键 / 著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摇落的风情：第一奇书《金瓶梅》绎解/卜键著. —北京：人民文学出版社，2017

ISBN 978-7-02-012514-2

I. ①摇… II. ①卜… III. ①《金瓶梅》—小说研究 IV. ①I207.419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7)第 038545 号

责任编辑 胡文骏 吴柯静

装帧设计 刘 静

责任印制 苏文强

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

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

邮政编码 100705

网 址 [http:// www. rw-cn. com](http://www.rw-cn.com)

印 刷 三河市鑫金马印装有限公司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

字 数 255 千字

开 本 710 毫米×1000 毫米 1/16

印 张 25.5 插页 3

印 数 1—3000

版 次 2011 年 3 月北京第 1 版

印 次 201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978-7-02-012514-2

定 价 56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。电话:010-65233595

## 序：那个时代的风物世情

在我国的古典文学作品中,《金瓶梅》应是一个特例:作者对身世行迹的刻意隐藏,传抄者对流播渠道的欲言又止,出版商对全本和真本的追踪搜求,评点者的改写重编、肯定否定……很少有一部小说如《金瓶梅》携带着这样多的悬疑谜团,很少有一部小说如《金瓶梅》承载着这样多的疵议恶评,亦很少有一部小说像它这样深刻厚重、刺世警世、勾魂摄魄,吸引和震撼了一代又一代读者。不少学者都把它与后来的《红楼梦》相比较,论为中国小说史上的两座高峰,而作为先行者的《金瓶梅》,更显得命运多舛。

《金瓶梅》是一部奇书,又是一部哀书。作者把生民和社会写得嘘弹如生,书中随处可见人性之恶的畅行无阻,可见善与恶的交缠杂糅,亦随处可体悟到一种悲天悯人的情怀。他将悲悯哀矜洒向所处时代的芸芸众生,也洒向巍巍庙堂赫赫公门,洒向西门庆和潘金莲这样的丑类。这里有一个伟大作家对时政家国最深沉的爱憎,有其对生命价值和生存形态的痛苦思索,也有文人墨客那与世浮沉的放旷褻玩。这就是兰陵笑笑生,玄黄错杂,异色成彩,和盘托出了明代社会的风物世情。

### 一、《金瓶梅》的流传、刊刻与批评

早期的《金瓶梅》抄本,是在一个文人圈子里秘密传播的。有关该

书传世的第一条信息,今天所确知的是明万历二十四年(1596)袁宏道写给董其昌的信:

《金瓶梅》从何得来?伏枕略观,云霞满纸,胜于枚生《七发》多矣!后段在何处?抄竟当于何处倒换?幸一的示。①

这时的袁宏道在吴县知县任上,而董其昌以翰林院编修任皇长子讲官,是年的春与秋曾两次因事返乡,二人的借书与传抄大约在此期间②。董氏在书画和收藏方面负有盛名,拥有《金瓶梅》的抄本应不奇怪。而袁宏道在文坛亦是声名渐起,短短信札,流露出急于得到下半部的渴望,以及对该书的高度评价。

《金瓶梅》从何处得来?我们看不到董其昌的回答。这位后来的太子太保礼部尚书对自家文字当做过一番严格清理,因而看不到任何有关《金瓶梅》的记载。同样,两位较早藏有《金瓶梅》抄本的大人物——嘉靖隆庆间内阁首辅徐阶和嘉靖大名士、后来的南刑部尚书王世贞,文集中也不见蛛丝马迹。这种情形是可以理解的,那些个当世名公,有谁愿意担当收藏和传播秽书的恶名呢!袁中郎之弟小修曾忆写了与董其昌闲话《金瓶梅》的情景,董先说“极佳”,又说“决当焚之”③,则前说出自真实感受,后来便是意在遮掩也。

徐阶和王世贞皆活跃于嘉靖晚期,对小说中人物自有一种熟稔,其籍里相去不远,交往史亦复杂曲折,若推论其藏本来源相同,应是可能的④。有意思的是董其昌、王稚登、王肯堂等早期传抄者也都在苏松一带,而袁氏兄弟听董其昌讲说和借抄亦在此地。后二十年,该书的流播之迹时隐时现,而《金瓶梅词话》也正式在苏州问世,揭开了本书由传抄转为刊刻的历史一页。

今天所能见到的明清两代《金瓶梅》刻本,因袭之路径甚明,仍可分为三个系统:

**词话本** 又称“万历本”,全十卷一百回,序刻于明万历四十五

年(1617),为今知该书的最早刻本。今存有四个藏本,经研究者比较,其在行格、字样、内容以及卷首序跋的顺序上均有差异,可知有原刻、翻印、再刻之别。该版本付刻仓促,校勘不精,许多回目仍处于备忘阶段;沈德符所称“原本实少五十三至五十七回,遍觅不得,有陋儒补以入刻”<sup>⑤</sup>,亦可于书中明显见出。然则词话本保留着大量的精彩描述,最接近作者原创,因而也最为读者和研究者关注。

**绣像本** 又称“崇祯本”,全二十卷一百回。其以词话本为底本,进行了较多的文字加工,回目大为整饬。因文中多处避朱由检之讳,加以所附绣像画工多当时名手,一般认为刊行于崇祯间<sup>⑥</sup>。曾有研究者根据首图藏本《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》第一百回插图的“回道人题”,认为该版本的改定者为李渔,但此说尚待考定<sup>⑦</sup>。

**第一奇书本** 又称“张评本”,序刻于清康熙三十四年(1695)。评者张竹坡(1670—1698),徐州铜山人,名道深,字自德,竹坡其号也。竹坡以标标特出之才而数困场屋,暇中发愿评点《金瓶梅》,凡十余日而完成,题为“第一奇书”,见识与才情均异于常人。竹坡评点当以皋鹤草堂本为原本,初刻于徐州,而其底本则是崇祯本<sup>⑧</sup>。第一奇书本一经问世,即盛行坊间,甚至遮蔽了词话本和崇祯本。

《金瓶梅》还在传抄阶段,对它的点评即行出现,如袁氏兄弟和屠本峻、沈德符所记,如被转录的董其昌、汤显祖诸人话语,均绝妙评语也;词话本卷首三序,皆重在揭扬一部大书的主旨,而品陟不一;崇祯本之夹批眉批超过千条,精彩处更多;至竹坡评本出,不独添加回前评和回末评,卷首更有总评、杂录和读法诸项,便于读者多多;以后评者如清末南陵知县文龙,亦有佳绝处,引起研究者注意。

## 二、宋朝的故事,明代的人物,恒久鲜活的世情

《金瓶梅词话》当产生于明代嘉靖晚期的山东一带。

今天虽不能确定《金瓶梅》诞生的具体年月,不能确知它经历了一个怎样的成书过程,但论其主体部分写作于明嘉靖间应无大错;同样,虽不敢肯定作者究竟为何方人氏,不敢肯定书中所记为何地风俗,但论其方言习俗为山东地区也比较可信。

作为由《水浒》一枝再生成的森森巨木,《金瓶梅》似乎在续写着赵宋的故事。既是“武松杀嫂”的放大样,又是“水浒三杀”的精华版,而时隐时现的梁山好汉、嬉玩国事的大宋皇室、徽钦两朝的重臣尤其是奸臣、北宋军队的不堪一击和帝国沦亡,也都出入其间,穿插映衬。若细细阅读,又觉得这个宋朝故事已被赋予了新的时代特征,觉得那皇帝更像明朝天子,将相亦略如明朝大臣,至于那州县官吏、市井商贾、各色人等,无不被点染上中晚明的色泽。抄撮和蹈袭是不会产生伟大作品的。兰陵笑笑生在拣用前书时文之际毫无迟疑,正在于他强烈的文学自信,在于他丰厚的艺术积累,在于他必定曲折的人生经历,叙事中若不经意,解构重构,已将他人之作和他作之人化为写作元素,化为小说的零部件。于是故事仿佛还是那宋朝旧事,人名也多有《水浒》故人,而声口腔范、举手投足已是明代人物所特有。

兰陵笑笑生展示的是一幅中晚明社会的全景式的生活画卷。

作为英雄演义的《水浒传》,叙述了一个接一个好勇斗狠的故事,其场景常常是血沫遍地,却也无可避免地要写到世相和世情。而《金瓶梅》则以主要笔墨摹写市井,以全部文字凸显世情民风。西门庆在世之日何等赫赫扬扬,相交与追随者亦多矣,而一旦长伸脚子去了,立刻就见出样儿来。第八十回引首诗有“世情看冷暖,人面逐高低”一联,引录的是一句流传已久的谚语,元人刘壎尝为之怅然慨叹:

盖趋时附势,人情则然,古今所同也,何责于薄俗哉! ⑨

世情,又称世风,向有“三十年一变”之说,是所谓移风易俗也;而自有文字记载至于今日,“趋时附势”为世人所厌憎,更为世人所遵行,又何

时何地真能脱出这十字俗谚？

《金瓶梅》以种种色色的人物、大大小小的事件、纷纷繁繁的世相，呈现了流淌在市井和庙堂的“冷暖”“高低”，也摹写出世人的“看”与“逐”，真可称乐此不疲、兴味无穷啊！鲁迅论《金瓶梅》：“描写世情，尽其情伪。”<sup>⑩</sup>一个“伪”字，穿越世情表层那常见的温馨热络，而点出其最本质的内涵。笑笑生不动声色地叙写和嘲讽世人和市井，嘲讽那万丈红尘和虚情假意，伪情笼罩，包蕴着熙来攘往的人们，包蕴着那个时代的风物和世相。那是明代人的生活，是他们的悲哀；或有很多很多，也是今人的生活，是我们仍不能摆脱的文化和精神痼疾。

阅读《金瓶梅》，当然要唾弃西门庆、潘金莲等人的恶行和丑事，但若仅仅如此，便降低了该书的整体价值和深长意蕴。

### 三、兽性、虫性与人性

自打《金瓶梅》流传问世，便有人将该书主人公西门庆喻为禽兽。他的巧夺豪取，他的贪赃枉法，他对女性的纠缠、占有与欺凌残害，尤其是他那毫无节制的性行为，在在都显现着类乎禽兽的特征。

这种情形又不是一种个例，也不限于男性。如潘金莲的乱伦和群奸，她还有春梅那过于亢进无法抑制的性欲；如遍及整个社会、跨越僧俗两界的贪婪，那对大小财富无耻无畏的追逐；如冷酷与嗜杀、追欢与狎妓、忘恩负义与无情反噬，都能见出禽兽的影子。《金瓶梅》展示的应是一种末世景象，而末世和乱世最容易见到兽性的泛滥：劫财杀人的艄子陈三、翁八，谋害恩公的家奴苗青，构害旧主的吴典恩，拐财背主的伙计韩道国、汤来保、杨光彦……他们的行径，又哪一种不粘连着兽性呢？文龙评曰“但睹一群鸟兽孳尾而已”，亦别有一种精辟。

古典小说戏曲中常有一些禽兽的化身：白猿、黑猪、鹏鸟、燕子，甚至木魅花妖，皆可有人间幻相，亦多不离禽兽本性。吴月娘曾多次

用“九尾狐”指斥潘金莲，大约出典于传衍已久的商纣故事，那奉命祸乱天下的千年狐精，一登场便令人印象深刻，从此便成了恶毒妇的代称。而第十九回拿了老西银子去打蒋竹山的两个捣子——草里蛇鲁华和过街鼠张胜，其行止心性，也是更像兽类的。

与兽性相伴从的还有虫性。像武大郎活着如虫蚁般忍辱偷生，死亦如虫蚁般飞灭，若非有一个勇武的二弟，有谁为他报仇呢？而其女迎儿，亲父被害不去伸冤，父亲死后屈身侍奉仇人，虽有一个勇武的叔叔，也绝不敢说出真相，的是一“蝇儿”也<sup>⑩</sup>。《金瓶梅》以一个小县城为主要场景，而市井中人最多虫性十足之辈，如老西会中兄弟常时节和白来创，如游走于妓馆间的架儿光棍，如当街厮骂的杨姑娘和孙歪头，如哭哭咧咧的李瓶儿前夫蒋太医，或也有风光得意的时候，但从整体上论定，怕也是更像一条虫。

不管我们愿不愿意承认，虫性也是人性的基本内容之一。有意思的是《大戴礼记·易本命》曾以“虫”概指宇宙间一切生灵，曰：

有羽之虫三百六十，而凤凰为之长；有毛之虫三百六十，而麒麟为之长；有甲之虫三百六十，而神龟为之长；有鳞之虫三百六十，而蛟龙为之长；倮之虫三百六十，而圣人为之长。

倮之虫，即是指人。缘此便有了“虫人”一词，“虫人万千……相互而前”<sup>⑪</sup>，写出了人类在大自然中的抗争与微末存在。唐玄宗将爱女寿安公主呼为虫娘，溺爱与珍惜固在焉，而后世诗文中多以之代称歌姬舞女，谑而虐也。“虫娘举措皆淹润，每到婆娑偏恃俊”<sup>⑫</sup>，柳永词句，不正似为《金瓶梅》中李桂姐、吴银儿、郑爱月儿之辈赋形写意么？

从达尔文进化论的观念来看，则虫性、兽性都应是人性嬗变蝉蜕之蛹，其在人性中的残留亦在在有之。三者固大不同，然又常常纠缠缠绕，与时消长，统一于人的生命过程中。《金瓶梅》卷首“酒、色、财、气”《四贪词》，哪一项不粘连着兽性或虫性？又哪一条不弥散着人性

的弱点呢？

许多事情是很难清晰界划的。“一双玉腕绾复绾，两只金莲颠倒颠”，究竟写的是情还是欲？是兽性还是人性？对于兽来讲，兽性当然是无罪的；对于人而言，人性与兽性常又相互转换包容。世情如斯，民风如斯，夫复何言！这就是《金瓶梅》的价值所在。作者肯定是痛绝西门庆、潘金莲之类的，摹画时却非全用冷色。通读该书，我们仍能从一派淫靡中发见人性之善：老西对官哥儿的慈父情怀，他对李瓶儿之死的由衷痛殇，读来令人动容；而潘六儿以小米酱瓜赠磨镜叟，她在母亲死后的伤心流泪，当也出于人之常情。

作为一部世情书，兰陵笑笑生写了大量的恶官、恶民、恶念和恶行，也写了恶人偶然或曰自然的善举，以及普通人大量的麻木与作恶，而丧尽天良之人，书中却一个未写，不是吗？

#### 四、市井中的爱欲与风情

兰陵笑笑生显然是一个精擅戏曲的人，尤能见出他喜欢《西厢记》，在书中大量引用剧中曲文和意境，用以渲染西门庆以及陈经济的密约私会，以至于令人产生疑问：作为古典爱情典范的《西厢记》，究竟是一个爱情故事？还是一个风情故事？

《金瓶梅词话》开篇即声称要“引出一个风情故事来”，说的是老西与潘金莲的那档子事。若仅仅如此，又怎么能成就一部大书？主人公还有一连串大大小小的风情故事，与李瓶儿的隔墙密约，与宋惠莲的雪洞私语，与王六儿初试胡僧药，与林太太的两番鏖战……其他还有春梅、迎春、如意儿、贲四家的、来爵媳妇等，或长或短，皆有过春风一度或数度，亦皆有一段情事或性事；老西死后，西门大院一度成了金莲与女婿及婢女的丽春院，画楼中，星月下，风朝月夕，胡天胡地，直至事情败露被逐离；春梅在守备府渐成气候，其与陈经济经过一段曲折，也

终于重新聚合，赫赫帅府很快便演为风月场，经济与春梅、春梅与周义，还有那些个年轻养娘，又怎能不出些么蛾子呢？

书中也有人不解风情，如吴月娘是也，否则碧霞宫与殷太岁一番遇合，清风寨当几天压寨夫人，则入于风情之中；有人不擅风情，孟玉楼是也，三次嫁人岂能说不解风情，却不称擅也，否则也不会有严州府与前女婿一段公案，搞得灰头土脸，有口难辩。

书中有一些男女情事亦不宜称风情，如老西狎妓多多，故事亦多，在他是花钱买欢，桂姐和爱月儿等则是谋生手段，去风情亦隔一尘；而孙雪娥先与旧仆来旺儿携财私奔，后为虞候张胜情妇，又蠢又倔，殊少意趣，应也当不起“风情”二字。

风情是市井的亮色，是一道生命的异彩。风情多属于承平时日，然在走向末世的路上常愈演愈烈。“一篇《长恨》有风情，十首《秦吟》近正声。”李隆基与杨玉环的帝妃之恋，正是因为离乱和悲情传扬千古。《金瓶梅》中，几乎所有的风情故事都通向死亡：李瓶儿、宋惠莲、西门庆、潘金莲、陈经济、春梅、周义……一个个正值青春，一个个死于非命。哦，红尘无边，风情万种，其底色却是宿命与悲凉。

陷溺于爱欲之中的人多是无所畏惧的，死亡常又意味着一个新的风情故事正式登场。武大其死也，灵牌后西门庆与潘金莲“如颠狂鹁子相似”；子虚其死也，李瓶儿一身轻松，“送奸赴会”；老西其死也，金莲与小女婿嘲戏，“或在灵前溜眼，帐子后调笑”；金莲其死也，陈经济一百两银子买了冯金宝，“载得武陵春，陪作鸾凤友”；经济其死也，春梅勾搭上了家生子周义；春梅其死也，周义盗财而逃，被捉回乱棍打死。此时“大势番兵已杀到山东地界，民间夫逃妻散”，梅者“没”也，春梅，也就成了全书最后一回的风情绝唱。

风情常是缠绵和华丽的，也是飘忽无定、转瞬即逝的。我们读《金瓶梅》，真该手执一柄“风月宝鉴”，一面是男欢女爱的恣纵，另一面则望见死神扑棱着黑翅膀降临。永远的喧嚣，必然的寂寥，显性的欢快，底里的悲怆。世情涵括着风情，风情也映照传衍着世情；世情是风情

的大地土壤，风情则常常呈现为这土地上的花朵，尽管有时是恶之花。正因为此，所有的风情故事都有过一种美艳，又都通向一个悲惨的大结局。

## 五、《金瓶梅》的启示

兰陵笑笑生写的是五百年前的风物世情，然那个时代离我们并不遥远。《金瓶梅》带给我们的启示是多重的——

其一，情色、情欲常常是难以分割的。世界上有没有纯粹的情？有没有简单直接的兽欲？有，但应是少量的。大量的则是二者一体化，难以切割地交缠杂糅在一起。在这个意义上来讲，肯定情，否定欲，便有些矫情，有些荒唐。

其二，情和欲都要有度，都要有节制，都不可以放纵。不光是不可以纵欲，也不可以纵情。因为情一放纵便成了欲。情分七色，色色迷人。过分的情，就是滥情，也就是淫纵。

其三，末世中的芸芸众生，情天欲海中的男男女女，其常态是欢乐的，其命运是悲凉的，是让人怜悯的。书中西门庆等人生活的背景是一个末世，它是以北宋的末期展开故事，而以北宋之覆灭收束全书。《金瓶梅》作者也生于一个末世即将来临的时代，腐败朽敝的明王朝正一步步走向沦亡，他以耳闻目睹的人和事遥祭北宋，也以这些人和这些事为大明设讖，为数十年后的明清易代一哭。作者以一部大书证明：所有的末世都不仅仅是当政者和国家机器的罪过，而呈现出一种全社会的陷溺与沉迷，呈现为一种物欲和情欲的恣肆流淌。

其四，古典小说和戏曲中常用的复仇模式，那种溅血五步、快意恩仇的解决方式，比较起来，远不如生命自身的规律更为深刻。《水浒传》中，作恶与报应相连，西门庆死在武松拳头之下；而在本书，西门庆则是一种自然死亡，他已经灯干油尽了啊！哪一种描写更为深刻？当然

是后者。读者自能悟出,西门庆的死更是一种暴亡,三十三岁这么年轻就死了,能自然吗?于是便产生了叙事的复杂,产生了阅读的悚惕,产生了审美的沉重与间离。

对文学作品的认识,从来都是见仁见智的,从来都是在探讨和论辩诘难中加深的。《金瓶梅》尤其如此,其是一部精彩的书,也是一部芜杂甚至常常流于写作迷狂的书,是一部的确应作个别删节的书。从作者和成书年代,到产生地域、流传过程、人物分析、审美取向,这部书都存在着观点完全对立的争论。或也正因为这样,才彰显了《金瓶梅》历久弥新的文学成就和社会价值。评者所言,仅作为一点个人私见,请读者和专家给予指正。

#### 注 释

① 袁宏道《锦帆集·尺牍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《袁宏道集笺校》卷六,1981年版。

② 任道斌《董其昌系年》载:世传董氏于是年春返回江南;又,七月董氏作为持节使臣赴长沙封吉藩,冬月暂返江南。袁氏兄弟与其昌相会讲论并借抄《金瓶梅》之事,当在秋冬之际。

③ 袁中道《游居柿录》:“往晤董太史思白,共说诸小说之佳者,思白曰:‘近有一小说,名《金瓶梅》,极佳!予私识之。……追忆思白言及此书曰:‘决当焚之!’……”

④ 徐阶,华亭人,嘉靖二年进士第三人,嘉靖晚期深得信重,以太子太傅、武英殿大学士兼吏部尚书,“性颖敏,有权略,而阴重不泄”。王世贞,太仓人,嘉靖二十六年进士,仕至南刑部尚书,为隆万间文坛领袖。两人家乡相近,关系则颇为复杂。世贞的父亲因边事被逮治,徐阶畏忌严嵩不敢救助,必然留给世贞巨大的心灵伤痛;而隆庆初年又是徐阶为之平反昭雪,世贞兄弟二人也随之复官。

⑤ 明沈德符《万历野获编·词曲·金瓶梅》,文化艺术出版社1998年版。

⑥ 王汝梅《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·前言》在做了详细比勘之后,认为:

“大量版本资料说明,崇祯本是以万历词话本为底本进行改写的,词话本刊印在前,崇祯本刊印在后。崇祯本与词话本是母子关系,而不是兄弟关系。”所论极是。文中对“崇祯诸本均避崇祯帝朱由检讳”,考证亦有力。《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》,齐鲁书社1989年版。

⑦ 刘辉《金瓶梅版本考》根据首都图书馆藏本《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》第一百回插图后“回道人题”,推论李渔可能是《金瓶梅》的改定者,也是其刊刻和批评者。

⑧ 吴敢《张竹坡与金瓶梅》考证甚详,百花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。

⑨ 元刘埙《隐居通议·世情》。

⑩ 鲁迅《中国小说史略·明之人情小说》,《鲁迅全集》第九卷,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。

⑪ 迎儿,源出《水浒传》第四十五回,为潘巧云之使女,与主母同时以奸情败露被杀。词话本中多处将“迎儿”写作“蝇儿”,或亦有意为之。

⑫ 清恽敬《前光禄寺卿伊公祠堂碑铭》:“圣贯天地,宙合百家,虫人万千,内外精粗,如左右腓,相互而前。”

⑬ 宋柳永《木兰花》其三,见于《增订注释全宋词》第一卷,文化艺术出版社1997年版。

## 目 录

|    |                   |    |
|----|-------------------|----|
| 序  | 那个时代的风物世情 .....   | 1  |
| 一  | 武二郎不解“眼儿媚” .....  | 1  |
| 二  | 浮浪子弟的秋波 .....     | 5  |
| 三  | 俺这媒人都是狗娘养的 .....  | 10 |
| 四  | 瓢赋与鸟诗 .....       | 14 |
| 五  | 捉奸路上断肠人 .....     | 18 |
| 六  | 贪欢不管生和死 .....     | 22 |
| 七  | “乖人”最懂得抓住机遇 ..... | 26 |
| 八  | 挨光与偷情之别 .....     | 30 |
| 九  | 老江湖失手 .....       | 34 |
| 一〇 | 官场中也有一些倒霉蛋儿 ..... | 38 |
| 一一 | 先拣个软柿子捏捏 .....    | 42 |
| 一二 | 小县城的小小名妓 .....    | 46 |
| 一三 | 带个绿帽子跳进朋友家 .....  | 50 |
| 一四 | 花子虚化为乌有 .....     | 54 |
| 一五 | 灯市中永远有红男绿女 .....  | 58 |
| 一六 | 当嫖妓也成为一种遮掩 .....  | 61 |
| 一七 | “瓜蔓抄”的末端 .....    | 65 |
| 一八 | 五百两金银只买一个名字 ..... | 69 |
| 一九 | 欠揍的蒋太医 .....      | 73 |

|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二〇 | 打老婆的班头 .....       | 77  |
| 二一 | 西门大院第一夫人 .....     | 81  |
| 二二 | 嘲汉子 .....          | 85  |
| 二三 | 山子洞那点潦草的事儿 .....   | 89  |
| 二四 | 正月十六走百媚儿 .....     | 93  |
| 二五 | 红尘中有多少秘密 .....     | 97  |
| 二六 | 从公公身上拉下来的媳妇儿 ..... | 101 |
| 二七 | 癫狂葡萄架 .....        | 105 |
| 二八 | 怎生跑出娘的三只鞋来 .....   | 108 |
| 二九 | 吴神仙看相 .....        | 112 |
| 三〇 | 大官人有了继承人 .....     | 116 |
| 三一 | 盛宴中丢了一把壶 .....     | 120 |
| 三二 | 妓女争当干女儿 .....      | 124 |
| 三三 | 牛皮小巷 .....         | 127 |
| 三四 | 将市井规则引入官场 .....    | 131 |
| 三五 | 小厮与小厮 .....        | 135 |
| 三六 | 新进士最爱打秋风 .....     | 138 |
| 三七 | 皮肉之滥淫 .....        | 141 |
| 三八 | 当打人成为职责 .....      | 144 |
| 三九 | 看道士们扬眉吐气 .....     | 148 |
| 四〇 | 一棵弱苗在风雨中 .....     | 152 |
| 四一 | 不情愿结亲的理由 .....     | 156 |
| 四二 | 人生得意几元宵 .....      | 160 |
| 四三 | 瓮里走了鳖 .....        | 164 |
| 四四 | 找谁说几句心里话 .....     | 168 |
| 四五 | 官员入股与政府采购 .....    | 172 |
| 四六 | 当铺里的皮袄 .....       | 175 |
| 四七 | “拿来”一桩弑主案 .....    | 179 |

|    |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|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四八 | 政治的太极境界 .....   | 182 |
| 四九 | 一夜风流,三万盐引 ..... | 186 |
| 五〇 | 和尚送来道家的药 .....  | 190 |
| 五一 | 京师又发来拘捕令 .....  | 194 |
| 五二 | 藏不住的“春色” .....  | 198 |
| 五三 | 把小丈母揪住亲嘴 .....  | 202 |
| 五四 | “白嚼人”请客 .....   | 206 |
| 五五 | 突兀一人“苗员外” ..... | 209 |
| 五六 | 借来的喜悦 .....     | 212 |
| 五七 | 该撒漫时撒漫 .....    | 216 |
| 五八 | 一脚狗屎 .....      | 219 |
| 五九 | 雪狮子吓死西门官哥 ..... | 223 |
| 六〇 | 一个姐儿十六七 .....   | 227 |
| 六一 | 他汉子是个明王八 .....  | 230 |
| 六二 | 天杀了我西门庆了 .....  | 234 |
| 六三 | 一个人的祭奠和悲伤 ..... | 238 |
| 六四 | 每一桩私密都有价值 ..... | 242 |
| 六五 | 丧仪中的欢情 .....    | 246 |
| 六六 | 六黄太尉“走穴” .....  | 249 |
| 六七 | 辛苦的人 .....      | 253 |
| 六八 | 招宣府“只送外卖” ..... | 257 |
| 六九 | 能不过架儿 .....     | 261 |
| 七〇 | 一个土鳖到京师 .....   | 266 |
| 七一 | 端妃马娘娘位下近侍 ..... | 270 |
| 七二 | 棒槌事件 .....      | 274 |
| 七三 | 潘金莲命中克星 .....   | 278 |
| 七四 | 整治一条白绫带 .....   | 282 |
| 七五 | 到底谁“浪的慌” .....  | 286 |